

拳變聚日要錄

陳 陸

先哲有言曰：「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行則僭奢之情用。」此固恒人之常。殆亦不庸之論。試觀中國。自古號稱文明之邦。郁郁彬彬。凡三千餘載。原原靡靡。達四百萬里。雖典章文物。足稱者不一。然述古而不事作新。習於弊而不自覺。是其病也。

中西交通。蓋始於中古。然若續若絕。至清彌繁。自道光庚子（二十年西元一八四〇）鴉片一戰。編策失宜。藩障被創。未幾協以謀我。續有庚申（咸豐十年一八六〇）之痛。商約既訂。復逞其餘威。赫胥直省。遍立教堂。乃有庚午（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天津教案）之難。道普法釁。居然化干戈爲玉帛。而隱患未清。卒於庚子（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再演義和拳之變。是役也。乘輿播遷。畿輔失陷。會黨四起。衣冠塗炭。大臣如裕祿李秉衡義士成繼榮光等以作戰死。許景澄袁昶聯元徐用儀等以直言死。剛毅崇綺徐桐等以憂懼死。熙元壽富王懿榮等以悲憤死。趙舒翹英年毓賢啓秀徐承煜等以逼迫死。其他士女猝然捐軀。經溝瀆罹鋒鏑者。不可勝數。自古以來宗國之變未有若庚子之慘且巨者也。

庚子之變。原於籌教。此盡人皆知者。然西教之入中國。遠在唐世。其後中絕。迨至明末利瑪竇東來。再建教堂。其勢寔盛。迄於庚子。蓋三百年矣。然乾嘉以前。未嘗有以籌教聞者。自傳教數入約章。而教案迭出不窮。至於拳匪之變。其禍極矣。如以教旨論。一以行善爲主。設教堂。開育嬰。施醫藥。立學塾。對於社會教化及慈善之設施。不遺餘力。何得懷德以怨。至於殘殺。推究往事。其故非止一端。請試述之。

信仰自由。中西所重。故西教傳入中國之始。崇奉與否。聽諸吾民。及鴉片戰後。始以傳教內地。列之約章。然約章固

因互市而定。與傳教無涉也。惟是因兵事而立傳教之約。無異以勢力相驅迫。且民間方被戰敗之辱。無從昭雪。適於此時欲誘其入教。豈有百善。而不能過其疑畏之心。此傳教之一因也。

民人對於天主教之疑畏未釋。繼而英美之耶穌基督教士。亦獲有傳教自由之權。紛往內地游歷傳習。希功貪祿。與天主教相調煩。而國際間方爭逐通商之利。中國士夫每揭其瓜分之謀。民間習聞。見各派教士之相凌而競進。輒疑爲瓜分之朕兆。人情洶洶。懼乎覆社。羣起讐教。是亦出於赤誠也。

中國自元末以來。卽有白蓮無爲等邪教。相傳有採生折割之術。又以同色同財相誘。而西教專敬天主。殊異於孔孟佛老之道。別爲一端。異言異服。足駭人聽聞。且又收育嬰孩。崇養嫗老。施醫舍藥。兼傳男女。於是有符咒靈惑。誘汚婦女。迷拐幼孩。挖眼剖心之謠傳。鄉愚不察。輒目爲邪教。此其誓在必除之原因也。

尊親懷遠。孝道之大端。中國一貫相承。三千餘年於茲。當佛教之來。亦且二千年。雖儒士間有誦言以闢之者。亦祇託其哲理。而民間與僧侶。始終相安。焚香膜拜。習之恬然。從未聞有讐視者。良以其不背中國之俗也。西教則不然。不許供祀宗親牌位。而神佛像設。毀棄尤甚。是以不分賢愚。不別儒釋。一致目爲異端。羣起而攻之也。

鄉曲之民。每遇旱暵祈雨。或疫厲祓除。輒喜酬神演劇。修廟粧佛。所需費用。例由民衆公攤。而教民信仰卽殊。概不認捐。甚且破壞。而公差徭賦。亦往往藉故逋逃。教士受其讒毀。代爲辨護。重拂輿情。以致毆打掠毀。此亦其一因矣。

西教會規。每以入教之多寡。爲教士之功過殿最。以驗其勤惰。考其寢旺。於是教士希功。但務其多。不暇選擇。非若今日多保知識份子。故賢否雜進。美惡混淆。欲期其相安無事。奚可得哉。

入教者既良莠不齊。故與平民常發生訟案。而教士除傳教之外。不得干預別項公私事件。明載諭單。遍示各省。然教士往往不遵諭例。出而干涉。且於中國風俗習慣。茫然不曉。祇取教民一面之詞。橫加袒護。與官爭辯。而官方處理偶一不慎。難免曲直顛倒。以是爲非。彼含屈受冤者。無策昭伸。從而怨生。報以侮辱。亦所以洩其私憤也。

中級官吏。恒喜自尊。而對教士。謂其官爲民之父母一之習。干預訟事。倨傲無禮。每使難堪。於是官吏嫉教之心生。遇

事而祖民。教士既不愜於官吏。乃申訴於領事。領事責難於上憲。於是官吏之職失。職失而惡念益深。此殆官吏仇教之因也。

又如教民被控在官。匿不到案。甚至犯法既經請罪。竟公然縱之出洋。致令無處尋兇。案懸莫結。而地方官既懼請處。復恐輕啓弊端。遷就定讞。含忍委曲而受平民之譏誚。斯亦官吏仇教之一因。

教案之發生。多由於無賴奸民。至於議結。大抵以賠償了事。且重索其值。俾儼將來。而不思賠款乃出於地方之紳商。於彼貧無立錫之奸民無涉。豈賠款者紳商。滋事者奸民。索償難多。何從示戒。而紳商仇教之心。蓋因於此也。

教會買地建堂。條約本有明文。但係教中公用。例所不禁。而教士常藉建堂之名。購置私產。甚而雇覓華人替身冒名。強租勸買。且是否課賦冊地房園。及有無窒碍居民舖商方向之處。概所不問。觸犯衆怒。何以甘心。訴之官府。又不得平。焚掠擄毀。蓋不得已而出其下策也。

總之、民教相讎。非一地一事。非一朝一夕。緣淺以至深。積微而爲著。庚子之變。固由於拳匪之猖獗無忌。其頑不靈。匪特後之論者。譴責彼時執政者之庸謬。卽當時士大夫。亦何嘗不痛心疾首。深恐將肇中外之釁端。而貽害於無窮。殊不知自鴉片戰以後。西人心目中早知我爲外強中乾之孱弱國家。得寸進尺。愈整無窮。觀於五月二十五日之詔云：「道光咸豐年間。俯准彼等互市。並乞在我國傳教。朝廷以其勸人爲善。勉允所請。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撫循。乃益肆梟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兇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怒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教堂。仇殺教民所由來也。」又其時慈禧太后與德宗召對諸大臣時。后亦厲聲言：「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出京時。設有一得力之軍隊。截而殺之。卽可轉敗爲勝。但至今日。予等報復時期至矣。」而榮祿覆劉坤一電亦云：「上至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人欺凌。至此極處。今既出此義團。皆以天之所使爲詞。區區力陳。竟不能挽回一二。」是年春字林西報亦有記者報告消息。謂「中朝已練成新軍七萬餘人。以義和團爲羽翼。欲盡殺西洋人。將歷年讓於西人之險要及各埠租界。盡數收回。」則拳匪之變。實由西人之壓迫日甚。以致內積不平。激發出此。思有所匡復。情固可諒。特於釀方。既自然不別其族

類。匪所採之手段。復非正大耳。

夷薄中國之秘密結社。其淵源蓋甚早。如西漢之末。則有赤眉銅馬綠林之稱。東漢之末。則有黃巾五斗米道之目。至元末韓山童倡立白蓮會。藉詞於通神。河南江淮間愚民。信之者頗衆。迄於有清中葉。如八卦天理諸教。悉其遺孽。至光緒之際。義和門神拳。始揭竿於山東。漸滋蔓於直隸。終發難於北京。蓋亦白蓮支裔也。其教大旨。以通神降神爲號召。降神者謂神附人身。不畏槍礮。降神之法。先設壇場。令學術者俯伏於地。其自稱之曰大師兄者爲之發符誦咒。名爲請神。復令其人堅合上下齒。從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其人起。執刀棒飛舞。至氣喘而止。輒謂神已附體。而神降又有明體緣體二式。明體者神降後尙自知覺。不至昏迷。緣體者。人與神有因緣。不需作法。僅一頓足一存想而神即降下。乃揣摹朝野懼外之風旨。立團設壇。標以扶清滅洋之幟。以外國傳教士。與中國教民以及通西學諳外國語販賣洋貨者。分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等名。或目爲漢奸。悉在誅除之列。故其入京也。王公大臣待之若上賓。敬之如有神明。而不察其均係市井無賴。鄉間愚民也。於是遍粘揭帖。誘惑煽動。京內外之民。莫不疑懼逡巡。咸感不安。比及難作。西洋人乃自公使以下至僑寓中國者並中國之教民。聚於交民巷。日在恐惶之中。遣人乞援於天津各國駐軍。復轉達於各國政府。遂以護教保僑之名。各派軍隊來華。是爲八國聯軍之役。

雖然。聯軍之來東。固由於華民之讐教。而出於英美法之策動所組織而成。然果爲護教保僑而遠來歟。究之內幕。豈有大隱不然者。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蓋當咸豐十年庚申（一八六〇）英法聯軍之役。圓明園寶物。盡被擄掠。無分軍官士卒。莫不滿載而歸。誇耀鄉邦。咸爲榮美。實已誘發彼族覬覦之心。而貪婪者。每興時乎不再之憾。詎四十年來。幸逢華變。故人人希冀先登。得娶所慾。於是聯軍之間。因而互生猜忌。此可由當時英人僕南母威爾 *B. L. Putnam* *W. H. P.* 所記。不難窺悉其醜態。其記略稱：

「各國之人。因其軍隊未到。發出種種議論。言其本國之將官。甚爲聰明。想此時方圖佔據城門。使中國朝廷。落其掌握之中。以行最要緊之事。故無暇至此。彼等說出種種道理。……援軍之來。不過爲此。並非真急欲來救予等之命。但予等如均被殺。則兩月以來外交之經過。完全失滅。如一極大之溝而撤其橋。此乃各國政府所不願有者。故欲

予等之生。然則予等不過爲政治之傀儡而已。不過免外交最大之困難而已。」

「又見有新軍隊。此次爲白人。乃法國殖民地之部隊。駐紮於安南者。奉有急召匆匆而來。予聞其一路來時。恒落後面。必須催促。靡不聲嘶道。然不能抗。……法國輕快之小艦。距宮廷二千碼。對之而放。彈如雨下。……法國輕正艦放濺之時。見一美國青年軍官。騎馬向城而來。怒聲大呼。予深知其意。但人人只注目於前途。未曾視之。彼愈忿怒。乃下馬衝上城頭。面色發赤。問法司令官放濺之目的爲何。亦知美國兵隊全在觀練之下否。且語且罵。又演手式。命將槍砲停止。法人見者益發忿怒。比公使及瘦弱之西班牙領袖公使下城而去。口中有恨恨之聲。並大呼欲法人停止攻擊。他人亦須停止。觀此知各國聯軍必無和睦之事矣。」

「有人告予奉大本營命令。停止攻擊。不許前進一步。宮廷內部非聯軍協贊妥洽。勿得擅入。予聞之不覺大笑。」

「皇帝之居。寶藏之庫矣。予雖不思發財。然不覺思及讓道本將軍 *Mortdale* 當一千八百六十年英法聯軍入北京之役。出名之圓明園。被其劫掠。彼盡得其中最光最圓之黑珠。歸後進呈尤魯脫 *Eugenie* 皇后。自謂薄禮。人但能入於此中。則其所獲。不待言矣。」

「遇美國人沿路與之談笑。彼等呼予之語甚奇。又謂無早飯。不知何故停止攻打。」

「法國二軍官馳馬至予之前。以手至帽。請予告以前途所作之事。並問大概之號令如何。予告以此事無一人知之者。據予所見。則美兵已停止攻擊。印度兵已閉至外城。他國兵既尙未至。故愈無動靜。法軍官聞之怒曰。永永混雜。永無秩序。又匆匆告予自天津以來。即係如此情形。各國軍隊外面伴爲協同。暗中互相猜忌。互相爭競。彼俄人意人德人今何生乎。予告以毫不知道。即他人亦無知之者。或未注意及之。諄時。見法殖民地步軍。服垢膩藍色之衣。力擠向前圍繞予等。聞頃間問答之語。有一兵竟敢問其軍官。彼等究能即刻進宮否。軍官怒言不能。彼等立即騷動咒罵。予見之殊覺驚異。此豈有紀律之軍乎。彼等昌言若無賞賜。若不能在此園中據得財物。則何故於炎熱灰塵之中。驅逐彼等而來。使彼等筋疲力竭。犯此辛苦。怨恨之聲。猶猶不已。真如禽獸也。彼等所望者劫掠而已。欲立闖入宮門。任意收擄。滿其慾望而已。除此以外。必無他念。一千八百六十年之歷史。彼等知之也。」

「予既歸。攻擊之事已停止。此無可疑者。外交團恐任人入宮。必至生事。且不欲一國獨佔先著。遂一律停止。無一人能信任此聯軍。此亦實情也。予至大清門時。遇意大利水兵一隊。甫到北京。由使館中瘦弱之內廷帶領。匆遽行走。狀甚慌張。眼中似將冒火者。當予行過之時。呼予問美人法入已入宮乎。全宮已議被擄掠乎。宮殿已放火乎。」觀樸氏所述。在在示人以一千八百六十年英法聯軍焚掠圓明園之歷史。可知庚子聯軍之來。「不過使中國朝廷落其掌握之中。以行最要緊之事。並非真急急來救教士等之命也。」而描繪聯軍對於清官實藏之野心。及爭逐龍圖之情形。躍然紙上。後之論者。咸謂世界大戰之機。殆已躍伏於此。幸斯際主帥者深悉一時利溥不勻。別鑿蜂端。致誤大局。乃下停戰之令。禁止進宮。嗣更議訂遊覽章程。以資約束。而圖明之策。始幸而未見於當日。然聯軍既乘興而來。竟未得逞。求諸其次。於是闖闖閭閻。咸遭其殃。樸氏之書。可資徵驗也。

庚子至今。又逾四十年。而耆耄相傳。當奉變初作。兵勇乘之。掠奪無算。毫無忌憚。朝士沸騰。民心惶惑。提督之女。奔逃走避。絡繹如織。朝東暮西。行蹤所定。未幾聯軍入京。后帝西狩。土庶潛憂不出。一任聯軍搜括。慘風慘雨。血地丹渠。羣書紀載。既參錯不一。口耳傳述。亦紛雜無系。大抵各就臆慮。追憶追記。致言人人殊。治史者最焉。

本篇主旨。意在蒐輯原料。按日排比。提供考究。故編輯方法。以私人日記爲基本資料。而輔以官書及其他較轉爲佐證。蓋日記之作。皆就經歷之事。徑卽命筆。雖屬一人私言。俱不失爲原料。於當時社會擾亂狀況。及朝廷士夫間之輿情。均可獲得正確之結論。非若官書及其他著述。而有事後矯飾之弊。惜所得者僅有葉氏續督慶日記。左氏石壽山人見聞志。嗣復承渾翁君惠賜庚子危城史料。係從其先人渾薇孫先生日記中錄出者。翔實可據。彌足珍貴。渾氏對有礙慶傳信錄一書。亦甚可取。然未若日記之尤信也。因念庚辛之際。朝野士夫。不乏弘達。目丁時艱。潛心錄記。必仍大有其人。或以昔日顧忌甚多。未便公之於世。或以世守遺澤。不輕示人。誠非筆者所能周知。尙希海內同氣。舉其珍秘。惠然見教。兩釋悶疑。乃學術界之大幸也。述概既竟。爰誌略例於次。

一 本篇所採。凡屬原料。悉錄全文。雖文字間容有舛誤。亦不敢遽置更刪。俾存其真。至於間接資料。或成名著述。

擇其精要。酌收約取。以避冗繁。

一 庚子之役。發自北京。罹難之鉅。亦莫若北京。茲篇所錄事跡。亦以北京爲重。其京外各省府州縣。米克備載。僅就所得。彙錄甄采。

一 本篇所採。悉註出處。俾讀者得以覆案。惟因便利。各予簡稱。列舉於後。以便檢本。

譚鍾鼎日記

簡稱譚氏日記

錄督廬日記

〓〓葉氏日記

石滄山人見聞志

〓〓石滄志

清德宗實錄

〓〓實錄

光緒東華錄

〓〓東華錄

清史稿

望嵩堂奏稿

〓〓陳氏奏稿

庚辛提牢證記

〓〓庚牢記

西巡回鑾始末記

〓〓西巡記

西巡大事記

〓〓西事記

庚子交涉隅錄

〓〓庚隅錄

庚子使館被圍記

〓〓庚圍記

庚子北京事變紀略

〓〓庚變略

拳匪紀事

〓〓拳事

崇陵傳信錄

〓〓崇錄

庚子國變記

〓〓庚變羅記

庚子國變記

拳時上諭

拳禍記

天津拳匪變亂紀事

觀音集

庚子拳變始末記

庚子傳信錄

直東剿匪電存

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庚子 二月二十二日乙丑 西一九〇〇

○年二月二十一日

論：「上年山東巡撫常稱山東義和拳會。以仇教為名。到處滋擾。並及直隸兩境一帶地方。總經諭令直隸山東督撫派兵彈壓。此種匪徒。私立會名。聚眾滋事。恐無知愚民。被其煽惑。蔓延日廣。迨至釀成巨案。勢不得不用兵勦辦。所傷慶多。朝廷不忍不教而誅。著直隸山東督撫切出示曉諭。嚴行禁止。俾百姓咸知私立會名。聚眾滋事。係屬違禁犯法。務須革除積習。勉為良民。倘仍執迷不悟。復蹈故轍。即行從嚴懲辦。勿稍寬縱。至民教同是編氓。地方官如遇此等詞訟案件。即當秉公審斷。但分曲直。不論民教。勿許稍涉偏倚。用副朝廷一視同仁之至意。」（東華錄）

三月初二日甲辰 西三月三十日

簡稱庚變手記

拳論

津事

拳變記

庚信錄

電存

論：「各省鄉民被團自衛。保護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道。果能安分守法。原可聽其自便。但恐其間良莠不齊。或齊趨為教民為難。不知朝廷一視同仁。無分畛域。該民人等服從仰體此意。無得懷私逞忿。致起釁端。自干咎戾。著各該督撫嚴飭地方官。隨時切實曉諭。務使各循本業。永久相安。」（東華錄）

三月初三日乙巳 西三月三十一日

山東拳匪蔓延至直隸。（拳事卷二）

京中亦有習之者。初為劫盜。繼則強力壯丁。相率習拳（拳禍記上）

三月十三日乙卯 西四月十日

高陽縣城外鐵路公司被搶。（拳事卷二）

津浦沿線內外時有劫掠演變和拳。又有幼女演練紅燈照

(同上)

三月十八日庚申 西四月十五日

七歲或民無得懷私逞怨致啓擾端。(西巡記一)

三月二十日壬戌 西四月十七日

保定拳匪揭帖定於是日起事。(拳事二)

三月二十二日甲子 西四月二十一日

義和團匪潛來京師。凡遇教堂則備點招帖。謂三月杪當與教

堂爲難。五城沿街點貼告示。其意謂義和團匪肆造謠言。毀

教堂。殺教士。大干法律。著五城一律嚴拿。如有知機設本

獲到案者。予以厚獎。(拳事二)

三月二十七日己巳 西四月二十六日

目下北京仍有拳匪。每日下午必有一二十孩童少年人若

干。在煤山對面官牆下操演。(拳事二)

保定府南門外之義家莊義和拳與天主教民爭鬧。(同上)

四月初三日甲戌 西五月一日

義和團近日佈滿京內外。東安門內河沿各巷。有人自號義和

教師。每日小兒從之嬉笑者。日繁有徒。義和團匪首忽造謠

云。在瀋陽山煤洞中掘出前朝劉寶田所遺石碑一方。其文

曰：「庚子之年。日照重陰。君非桀紂。奈作非人。最恨和

約。誤國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原忍至今。羽翼洋

人。燒焚附勢。肆虐同羣。逢天遭怒。假手良民。紅燈下

照。民不迷津。義和明教。不約同心。全重瀛洋事。時逢本

命宮。待當重九日。割耳自除根。」(拳事二)

四月十四日乙酉 西五月十二日

聞都下習義和團者甚多。千百成羣地操演。此教起於山東

蔓延及畿輔。名爲助濟滅洋。專與洋人教堂爲難。實白蓮之

餘孽。挾其邪術。煽惑愚民。其說極爲不經。而愚民聽之若

驚。乃至毀廟之下。亦明目張膽。聚衆爲之。可憂實甚。所

宜早爲解散也。(懷氏日記)

四月十九日庚寅 西五月十七日

說：「近聞京城內外奸民以拳會爲名。到處張貼揭帖。挑惑

民心。事關交涉。深恐釀成釁端。應如何防範查禁之處。著

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會同妥議章程。迅速辦理以

聞。」(實錄四六二)又清史稿本紀。

按實錄奏稿云：「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前進巨所擬十條

章程。實止虛文。何曾實力做到。」

四月二十二日癸巳 西五月二十日

直隸總督裕祿奏：「義和拳會皆係無籍游民。託言持符念咒。

能以降神附體。金刃不入。槍礮不傷。誘惑鄉愚。無非爲謀

取衣食之計。」(實錄四六二)

各處使臣奏請調兵入都事。救民之計。請於京師者。請駐相

(拳事二)

四月二十四日乙未 西五月二十二日

論：「前因拳教相鬧。疊經諭令該督派員分別彈壓解散。乃

聞近畿一帶派出之員弁。辦理不善。甚至嚴容兵勇。以查拿

爲名。擾亂而噬。動搖極矣。聞風而驚。良民不能安堵。」
又御史許炳身奏：「教士屢擾良民。英州州縣。民受教民之
侮。相率仇教。恐釀巨患。」（實錄四六二）

四月二十五日丙申 西五月二十二日

京中嚴厲門外下露地方。有團匪數童子習拳。自凡敢起。政
局動。則自稱爲扶清滅洋之大會。並云：「京中大員某某
京外大員某某。皆人會爲預備。吾聲率命教練童子若干萬
人。」（拳事二）

四月二十六日丁酉 西五月二十四日

「據種種各國事務衙門奏稱。義和拳匪散布謠言。藉端
煽惑等語。人心浮動。易釀變端。亟應認真查辦。」（實錄
四六二）

四月二十七日戊戌 西五月二十五日

武衛中軍前路統領萬林由蘆漢出兵。暫駐高碑店。相傳
匪。（拳事記上三三）

四月二十八日己亥 西五月二十六日

聞涿水縣義和團華民有殺官之事。統領楊副將死焉。（懷氏
日記）

京城四處忽有義和團揭帖。大言嚇人。聲稱二十九日將拆毀
同文館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備放。各堂學生聞之。適
是日禮拜。相率托故暫避。今雖期過而各堂無恙。然因嚴保
車站被劫之故。恐有意外之虞。（拳事二）

四月二十九日庚子 西五月二十七日

京西琉璃廠地方鐵路電線均被義和拳匪燒斷。以仇教爲
名。指奉天主教耶穌教者中國民爲「毛子」。專以此等入。
（石壽志）

本日下午琉璃河至涿州一帶鐵路開廢。被拳匪拆毀。電杆亦
被割斷。火車電報不達。（電存二探道館詳電）

石見重昭詳。（拳事二）

五月初一日辛丑 西五月二十八日

知義和拳民於昨日（按按是年四月小建）實毀京保鐵路。來水
拒捕。我軍奮勇捕。數十年來。教民恃外人之勢。欺壓平
民。地方官忌憚洋人。左袒教民。無復正直。民心積憤。
遂成此變。然拳會以邪術煽惑愚民。借教爲名。陰圖不
軌。愚民無識。從風而靡。正不知義何謂也。（懷氏日
記）

義和拳匪早至豐台車站燒毀一空。馬家堡所拆毀無幾。亦還
不大亂。人均不驚恐。（石壽志）

京師舊俗率宛平縣城隍廟都察院。是日游入倍於往昔。
乃有奸民就廟前散布黃紙。文曰：爾無多拜大佛增財
神告白。茲因天主耶穌不信仙佛。欺慢神聖。上天降怒。收
起雲雨。遣下八百萬神兵云云。（拳紀上）

直隸鐵路委員夏人鏡函稟。念九夜先開涿州至琉璃河鐵路被
拳匪焚燒。距今早由琉璃河至長辛店一百餘里。沿途保護軍

姑橋梁並所洋房。皆有拳匪結聚。三河店所住洋人。

尙不知下落。豐台黃村勢甚危急。(電在三督署電)

裕祿飭派奉成調兵三營。於是夜特開兵車運往豐台。(拳事

二)

五月初二日壬寅 西五月二十九日

有旨禁止拳會。保護教堂。(惲氏日記)

太后在頤和園。特調兵二營保衛之。天主教民逃避北京大禮

拜堂內者。共有五百餘人。榮中堂出京巡閱馬家堡豐臺一

帶。端王諭虎神營將校督率軍士分赴永定門內外。與武衛營

聯絡一氣。步軍統領添派兩翼兵丁。在城內東交民巷各使館左

近晝夜巡守。(拳事二)

論：「近聞畿輔一帶。義和團拳會尙未解散。漸及京師。深

恐良民被其誘惑。以致勾結爲患。京城內外。地面遼闊。居

民衆多。著步軍統領衙門嚴密稽查。設法除禁。毋任聚重滋

事。致啓釁端。」(實錄四六二)

論：「邇來近畿一帶。鄉民練習拳勇。良莠錯出。深恐別滋

事端。迭經諭令京外各衙門。嚴行禁止。近聞關民中多有游

勇會匪。潛跡其間。借端肆擾。甚至戕殺武員。燒毀電桿鐵

路。似此惑不畏法。其與亂民何異。着派出之統兵大員及地

方文武。迅即嚴拿首要。解散脅從。倘敢列仗抗拒。應即相

機勦辦。以昭炯戒。現在人心搖動。遇事生風。凡有教堂教

民地方。均當實力保護。俾獲安全。而弭禍變。(實錄四六三)

召見慶王端王。(筆記上)

拳匪斃毀由津至京鐵路。由津扣關。豐台車站及楊村同樂

殆盡。法國工程師受傷。比國工程師被擄。(拳事二)

五月初三日癸卯 西五月三十日

聞義和拳匪滋事。自陳水至豐台鐵路焚斷。並毀電杆。豐台

火車站房屋皆付一炬。都中訛言四起。人心惶惶。昨日內外

各城門及東交民巷使館皆發營兵守護。此事驟驟空冰。匪伊

朝夕。三四月間。即見廢場僻巷。三五成羣。練習拳勇。口

中喃喃誦咒。其爲邪術惑人。顯而易見。總執政從而察之。

不惟不即嚴懲。今逆跡已著。所下諭旨。猶曰恐有游勇會

匪。混跡其間。是別之於游勇會匪之外也。又曰與亂民何

異。本不以爲亂民也。又曰良莠不齊。是其中尙有良民也。

聞徐相剛相慶公主主持甚力。裕壽山制軍毓左丞中丞內外同

心。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聞各國兵輪通檣到津。又聞

將各遣兵進京。自始伊威。何咎之有。(葉氏日記)

論：「昨因拳匪滋事。業經明降諭旨。分別辦理。……現在

直隸及附近京城一帶。到處人心浮動。若不迅速嚴辦。何以

杜邪惡而淨根株。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直隸總督嚴飭

各該地方官弁統帶各員。如拳匪中實係遊擾地方甘心爲亂者

即當合力捕拿嚴行懲辦。」(實錄四六三)

召見董福祥。(筆記上)

召見董福祥。(筆記上)

五月初四日甲辰 西五月三十一日

武衛軍中惟重軍門所部三十營尙無匪在內。至虎神營則人言藉藉。咸謂其盡係團匪。(拳事二)

團匪初起時托稱仇敵。故專與西人爲難。近則兼羽慈家。猖狂愈甚。即並非在教之民。亦一律被殺。(同上)

京城郵政局因團匪滋事。恐誤郵件。有由陸路寄者。凡應貼郵票二分者。須照加一倍。(同上)

是夜使館衛隊自津到京。(庚國記九)

五月初五日乙巳 西六月一日

京中義和拳匪甚衆。其勢亦愈熾。殊屬可慮。現擬城中官吏

將該匪等嚴行禁止。不准在城中滋事。又聞拳匪練拳之事。

雖宮中內侍。暨年老宮女等。亦習學其術。不時操練拳棒。

又聞海門外練拳之人。日有百餘。觀者密如牆堵。(拳事二)

五月初六日丙午 西六月二日

黃昏後天。日色無光。聞京城內外。日有焚殺。大亂將至。

心甚憂之。(惲氏日記)

五月初七日丁未 西六月三日

法比二國工匠三十餘。并婦稚多人由保定來京。(拳事二)

五月初八日戊申 西六月四日

聞拳民又焚毀楊村一帶鐵路。京津道路亦梗。(惲氏日記)

聞京津鐵路又有警信。訛言義和團夜歸兇。有紅光一點。上

升霄際。與星月相輝映。謂之紅燈罩。黃昏奴子謠言紅燈罩

起。排闥觀之無有也。人無靈焉。妖不自作。傳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馳驅國治之朝。何以有此。(惲氏日記)

防守各門之兵。內有虎神神機兩營兵合守者。是日晨。端王

親撥虎神營兵入各廠聽候調遣。後選營中所用神威炮十

尊。運至北流河設防。近日東華西華兩門安設礮。只容一

人出入。又紫禁城各門值班之護軍。向不用火器。今因風信

日緊。每門添給槍四十桿。(拳事二)

總兵五十名與兵三十名到京。(同上)

火車過午不敢再開赴津。連日西兵到京者。先後四百餘人。

分駐各使館。(拳紀上)

五月初九日己酉 西六月五日

團匪傳言將於是日燒北堂。爲樊主教所聞。於是向法使索

各公使處借兵四十名。往西安門保護該堂。(拳事二)

突有大股義和拳匪三四千人。分作三道。過高碑店。(拳

紀上二三)

是日廊坊車站被焚。(拳事二)

諭著剛毅趙舒題同往涿州。勸解拳兵。(拳紀二三)

五月初十日庚戌 西六月六日

知太后聖意。欲石發和團。欲倚以抵禦外洋。爲覆中國之計

(惲氏日記)

何潤甫同年乃發由府尹選副憲。昨丞午來談云。謂劉夫有封

事云。義和團但仇教不擾民。有古烈士風。部勒之可成勳

旅。曾不數日。有此超除。(葉氏日記)

論：「西人傳教歷有年所。該教無非為人爲善。而教民等亦從無恃教滋事。故爾民教均各相安。各行其道。近來各省教堂林立。教民繁多。遂有不逞之徒。潛迹其間。教士亦難備查其優劣。而該匪徒藉入教爲名。欺壓平民。武斷鄉里。諒亦非教士所願。至義和拳會。在嘉慶年間亦曾例禁。近因其練藝保身。守護鄉里。亦未滋生事端。是以屢降諭旨。飭令各地方官妥爲彈壓。無論其會不會。但論其匪不匪。乃近來各府廳州縣積習相沿。因循玩誤。平日既未帥屬教士。又不能體恤民情。遇有民教涉訟。未能悉心考察。妥爲辦理。致使積怨已深。民教互仇。遂有拳民以仇教爲名。倡立團會。再有奸民會匪附入其中。藉端滋擾。折毀鐵路。焚燒教堂。是該團等直與國家爲難。實出情理之外。」(實錄四六三)

諭令榮祿分飭董福祥宋慶馬玉崑等勦捕拳匪。(拳論六)

俄使上雷言。亂民日益多。德法藉之將不利於中國。俄與中國交睦逾二百年。務當告。總署得書不敢上。(庚信錄二)

是日安。車站被焚。張蔭桓唐紹儀往資。查視。至楊村折回天津。(庚十一)

派劉舒魁何乃登招撫團匪。(同上)

五月十一日辛亥 西六月七日

今晨見邸鈔有旨。諭該團匪中有云。鐵路係國家所造。教堂亦

係教士教民所居。豈得任意焚燒。是該團等直與國家爲難。

實出情理之外。昨日派順天府兼尹軍機大臣趙舒邇前往宣布曉諭。應即遵奉。一齊解散。若再執迷不悟。即著大學士榮祿分飭董福祥宋慶馬玉崑各率所部。實力勦捕。刊刻贖黃。偏行曉諭。昨日榮中堂銷假。始有此篇文字也。(葉氏日記)

是日西四牌樓北之天合草舖不戒於火。喧傳該舖爲教民所閉。故神火焚之。(拳記上)

落德車站橋梁被毀。(同上)

五月十二日壬子 西六月八日

聞洋人欲有違言。請與何以周易卜之。其兆京城無恙。(傅氏日記)

聞奴子言直省教民平時欺壓良善。無所不爲。此次擬而走險。一呼百應。實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然逞一擲之忿。不顧身家。禍延於國。其愚可謂。今日有旨責成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嚴密懲辦。但願早獲首要。脅從解散。如天之福也(葉氏日記)

論：「近來京城地面往往有無賴之徒。三五成羣。執持刀械。游行街市。乘機無常。若不即行嚴禁。實屬不成事體。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均有緝捕匪徒。稽查地方之責。豈容此類輩。羣聚。紛紛擾擾。搖惑人心。除飭管理神機營虎神營王大臣……并責成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嚴密巡查。」(實錄四

六三)

陳體委：「近日地面情形。依然悸動。每有造作謠言。某處
捕洋館。某處殺教民。附和隨聲。毫無忌憚。西城內外一帶
地方。本月初十一等日夜。並有匪徒暗中號召。沿途燒
香。形迹尤為可怪。……自等聞近日有形跡可疑之人。腰結
各色無底之線。手持刀矛木棍不等。由各門混入。復由各門
散出。出入自由。雖行無忌。臣每城斷設練勇二百名。勇力
過單。深恐有不暇拿辦情事。可否仰懇天恩。遇有匪徒生
事。由臣等立即督率統領兵士大臣。酌派所部弁兵。合力圍
捕。並請飭下步軍統領衙門嚴申門禁。」(陳氏奏稿)

京師耶穌教民公呈請代奏解散拳匪。(庚變略)

自是日京津消息不通。(拳事二)

五月十三日癸丑 西六月九日
聞勳擬如俗書說。至涿州不能前進。據其從人云。甫出彰義
門。拳民即列隊郊迎。其涿州之頭目已具結允解散。果爾。
尙不虛此一行也。(葉氏日記)

英使館別聚在兩山被焚。(紀略)

英使致提督西摩爾電文按。(西巡記六)

是日太后由瀾回宮。(奏稿記)

拳匪一隊至西什庫。被退去。(同上)

軍軍入京。先是軍屯南苑。設差剛毅請調入都。其先鋒並
奔持命箭入城。官督奉太后命剿滅洋人。(西巡記二)

五月十四日甲寅 西六月十日

見錢新甫同年談時事日錄。相與嘆息。新甫述諸公廟見啓映
之之言。略云拳匪滋事。東裝向難定期。唐云爾爾朝獲命
日。都城無鬼子矣。從此可長享太平矣。略又言此皆亂民將
變東交民悲便語。不可不防。唐云紅帶黨自天而下。不啻天
火燒。何能尤人。噫。吾輩無死所矣。(葉氏日記)

午刻京津電線已斷。(拳事卷四)

西摩爾提督救兵由津赴京。(拳事卷四)

通州美國教堂為團匪折毀。(拳紀上)

上諭嚴禁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屏秀高勳刑部對面行走。

(西巡記一)

案實錄錄於丁巳(十七日)

趙舒總由涿州查辦事件回京。(拳紀上)
京師內外各城門。每門防守之神機虎神各營兵二百名。各按
本城本城分防。如順黃正黃兩旗。即就安定德勝二門。各旗
以次而分。又慶王府戶部衙門御河橋等處。各駐兵二百名。
統計防守官兵有四千餘名。其兩營未經議遣者。每日赴各城
兵廠內。以便點名調遣。(拳事二)

五月十五日乙卯 西六月十一日

伯母七十六歲壽辰。傍晚正廳設宴。忽有日本書記生杉山
彬在馬家坦為甘軍所殺。大驚將起。同人相顧失色。狼狽散
去。座客一空。(葉氏日記)

避日論旨禁約華民。嚴禁首髮。其實華民被殺。端王瀾公致主之。朝廷亦派剛相國勅諭何謂志至其癡若若情形。為甚安設。此輩亦知聖意所在。故雖嚴旨。而諱若如故也。

(補氏日記)

夜聞道軍賊一日本書記官。火燒漸烈矣。(補氏日記)

有日本書記名杉山者。住馬家條探事。第一次榮輝回館。二次出永定門。行至橋下。有黃髮鬚禿所帶甘軍不知誰。將杉山每人一刀。身首異處。死於非命。(石壽志)

日本使署書記生杉山。乘車出城。遭亂兵抽刃直刺其腹。杉山遂死。日公使聞而大怒。請與尸入城以殮。因電告本國。

(光緒政變)二六

此時義和拳又名義和團匪。京城通地皆是。前幾日住京外洋使臣在德署勸中國拿辦拳匪。因京西琉璃河燒拆後。拳匪窟窿愈多。至有恠陰人。佔據柵州城。懸旗起事。大書與河漢洋。此匪由山東通北。直隸圍界。天津通北。村村莊莊皆是。無分良莠。皆各處毀壞。向東南作排。勢即赴身。手持槍刀。自試不怕。往各處焚殺天主教。至是德俄國公使格爾恩條陳。此匪不學。各國皆要調兵自衛。由此各國在德署(案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下同此)請調兵進城自行保衛者紛紛無日無之。(石壽志)

京中拳匪漸有三五成羣。執刀游行街市者。(拳紀上)

是日以後。拳民紅巾帕首。已滿外城。內城尙寥寥也。(西

事記首)

五月十六日丙辰 西六月十二日

拳民始焚城外教堂。及教民所居。匪徒李登仔妖言惑眾。斬於西市。(補氏日記)

晚至同德堂赴董貫值年之約。夜聞漸有戒心。(同上)

東丞午得其腹書云。董軍所執係日本書記官。漢于歸云燒受之金吾馳往殺類。告以交非事不能如此孟浪。亦不允。又聞端邸到譯署即改照會為飭知。撥各國使臣。此後毋許傳教。所有拆毀房屋。自行修理。人命亦既不督。德國陸兵五千已在途。各國兵亦將到京。津沽兵船已到二十餘艘。甲午病在枝葉。此番病在心腹。吾生不辰。不先不後。適此一日。空獨餘生。本無有生之樂。束手以俟天命可矣。(補氏日記)英公使覽納樂請將京城學義和團之權。代為操之。尙未復其照會。後復以不准。英使不從。(石壽志)

樞臣醫秀等傳旨問各公使。(拳紀二)

拳匪於五月十六日。先燒西城某處教堂。殺其人。火其居。以小試其端。朝廷置不問。繼焚外城姚家井等處教民房屋。及彰義門外跑馬廳。此為拳匪在京縱火之始。(西事記首)上午阜城門內官草園大火。午後蓮花池跑馬場被焚。(拳紀上)

天津滙豐銀行等一律總市。(拳紀二)

五月十七日丁巳 西六月十三日

汪子淵張繼國呂幼齡及徐燁陳毛諸君均避。會館爲之一空。恩召金謀亦去。一日焚屋殺教。層見迭出。教民老弱婦孺。死無孑遺。尸積路衢。火冲霄漢。京官來往者。無復常度。咸謀避眷出都。余錢不容去。家累亦過重。聽之而已。偕大兄訪張心齋問卜。曠云。京城甚安。交小暑節即可漸定。夜半。匪徒沿街狂呼。傳騰邪說。一夕致驚。(葉氏日記)

午後至純齋處。並晤藥階。共談時事。色斯奉矣。藥老欲請保護開缺。以便東歸。純齋云。朝車甫下前。必有眉目。移步換形。此時未能驟往該處。復借藥階同至經士處。略談。經士今晚往訪廉民云。昨有旨派啓秀那桐許景澄吳廷芬至使館磋商。請洋兵無進京。各國使臣允兵至駐紮館中。不令騷擾。又聞董福祥召對後。即統全軍駐永定門。舉拳辦事。預備與洋兵開仗。榮相極令驕駐兩苑。曠云從前受中堂節制。此時我面奉諭旨。賊能前進。不能退後。榮相已退債。再遞請牌。請獨對。以太后降諭出示之。始允撤兵。又聞廉民近鄰一曹大夫。教民也。今日爲拳民所殺。遺二難。華陽不得不爲嬰曰。惟恐波及。慎慎戒嚴。夜聞海岱門教堂被焚。柯庭遺僕飛輪往探。至兵部處。爲巡兵所攔。不能前進。然隱息寂然。亦不聞槍砲聲。急往訪柯庭共商。嚴飭四鄉皆其所熱。曠云。城中如擾亂。鄉間土匪必乘機乘劫。無桃淵可避。(葉氏日記)

論：「京津一帶電杆。現被匪徒拆毀不少。著裕祿即行電商

盛宣懷。迅速派委員趕日集料興工。遂與修復。其電杆未經復設以前。所有津沽近日情形。及外來消息。著即投段添設馬報。逐日知照軍機處。以期早慮重通。」(實錄四六四)

論：「端郡王載瀾著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實錄四六四)

論：「前據裕祿報稱日內有洋兵千餘將由鐵路到京等語。現在各國使館先後到京之兵。已有千餘名。亦已足數保護。」(實錄四六四)

「(實錄四六四)

論：「聞炸子橋沙土園白紙坊等處奸徒。聚衆學習拳棒。並有爲首之犯。韓號天隊及李七等。」其餘尙不止此。亟應嚴行查辦。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嚴查。又右安門內白紙坊。距火藥局甚近。尤應設法保護。」(實錄四六四)

十七日……忽報拳匪擁進順胡同。美兵迎戰。喊聲振地。拳匪畏威。回首敗北。向大街行。官廳差役。當頭行爲攔阻。道。至本會外堂。舉火焚燒。又北行至施醫院。孫婉倫教會教堂。燈市口公理會教堂。二條胡同長老會教堂。東華門內面槽天主教堂。折而西通德勝見胡同教堂。臘肉胡同教堂。紅瓦市福音堂。順治門內天主堂。(庚變略)

是日北京東城所有教堂被焚。又燒燈市口及勾欄胡同等處洋房。火光萬烈。至翌早尙未息。是役也。英之倫敦會美之公會會俱火。總統務司飯廳及辦公處亦火之。(拳紀)

論：土匪滋事令宋慶督飭馬玉崑剿捕(拳紀)

拳匪於右安門內火教民居。凡數十百人爲羣。一僧爲之長。

(庚付錄二)

是晚外匪蜂屯阜城門外。門官不敢放入。而內匪喧嘩迎接老團。截斷街令閉城。當夜即焚西城教堂數處。(參記上)

是夜東堂被焚。(參記八)

自是日起使館始守禦。(參事二)

午間有拳匪三人乘車由東交民巷過。車沿一人。頭裹紅巾。身束紅帶。均手持腰刀。在鞋底磨刀。怒目橫視。德國兵不服。將其擊獲。此匪皆頭裹紅黃巾。身束紅帶。紅者新團。黃者老團。分八卦。此古時八卦教之流。德國獲一人。車上二人即時下車逃走。德使臣名克林德。將此匪衣刀送與總署。言過兩點鐘匪命休矣。總署見信。遣提督崇德英年馳瀾往覲。該匪被拘在向上。三堂欲將其帶出。總使不給。三提督無法。執手而回。在總署言此匪不給中國官。此禍非小。至六點鐘。街上傳說拳匪二百餘人進海岱門。登時崇文門內路東奉獻教堂火起。隨時東堂子胡同施醫院。椿樹胡同堂子。潯欄胡同兩教堂。米市路西天主堂所開舖戶。四牌樓六條胡同赫德家。日本總領館。同時八處皆烈燄飛騰。滿天通紅。付之內丁矣。拳匪持刀威殺者。填街塞巷無數。皆言大爺只開火門燒廟。燒香別隨覺。殺死者東單牌樓一街十數人。東華門丁家街皆如是。長安街與國館看人凶猛。登時開快槍數百響。槍斃者數十人。良莠在內。玉石不分。是由長安牌樓十字街王府井大街往北打。(石濤志)

拳匪兩次至德勝門首焚香。問之。答以此大清官署。並非奉天主教者。聞此而去。前幾日諸首傳說要燒總署。是以無人入此險地。非無因也。(同上)

是日有論解散者在。則捕拳匪。派宋慶馬玉昆馳赴近畿一帶。不准滋擾。專擊首要拳匪等因。(石濤志)

五月十八日戊午 西六月十四日

前門天明始開。宣武門盡閉。拳民大焚東西城教堂。人心大惶。外王賜姑入旬天壽。效丈在觀音院陳經。余及大兄往行禮。親友到者一二人。餘俱倉皇作遁計。惟董觀金家審決計不動。意氣甚壯。飾曉訪四兄。勸其緩行。不納也。(俚氏日記)

拳民從教堂中搜出器物甚多。人眼珠心肝臟物等類。有數十紅。甚至割人皮剝孕婦胎以為燭燭。傷心慘目。行路者咸悲憤。

(俚氏日記)

午刻西城根教堂烈燄冲天。此即前東林書院故址。有聖祖題避徽廟聖四字。湯若瑟初來之館也。宣武門外大街一浸書堂。相繼火。願之來略談。患思去。明日舉眷避延慶州。日暗借漢于訪鳳石。即歸。夜聞槍聲。自遠而近。聲動振耳。人心惶惶。既聞宣武門人如潮湧。喊殺之聲鼎沸。市肆皆焚香以迎。乃知北人無一非混小子也。臥後又聞槍聲。如是者約兩次。據云槍砲皆城上所發。有洋護衛女隨而登。端邸傳差率匪首領進城抵禦。此亦北人之言也。歐擊入

情。如欲動圍。似有事其子弟攻其父母之象。湯武以後傳見拳匪。語云。家志成城。又云。得人者昌。聖經既傳之言。其可信乎。噫。中國其將為印度之續乎。(庚氏日記)

論：「頃聞義和團衆。約於本日下午刻進京地安門西安門焚燒西什庫教堂之議。業經弁兵阻攔。仍約於今晚舉事。不可不慮為難。」(實錄四六四)

義和拳往宣武門內火教堂(即南堂)。又連燒他教堂甚衆。城門盡閉。京師大亂。(庚變李記。拳禍記。庚信錄)

焚殺天主教如舊。比使統士登亦開槍。東單牌樓通北大街上擊斃者數十人。順治門外大街路西教堂亦皆焚之。(石壽志)是晚殺聲四起。不知何處。至黎明拳匪負戶者。來往三四個時辰之久。(同上)

本日奉旨諭：步軍統領順天府五職。嚴密舉辦首要。(同上)是晚各處大火。使館衛隊始開槍。從事防禦工作。(庚信記)昨日夜間起燒東城教堂。自崇文門內進北德醫院起迤邐至北城之鴨兒胡同止。大小計二十餘處。(拳紀上)

天津西門內繙場前倉門口三教堂皆被焚。(津事記上。西巡記三。拳事二)

王彥威與郎中甘大培陳榮相國。略謂「此時拳勢未盛。如調大兵入城。誅其渠魁。散其黨羽。禍或不至燎原。」榮相釋其說。奏請調武備中軍入城彈壓。旨意一下。都人懍然。拳民咸閉戶。噤不敢逞。(西事記首)

是日午後京津大路不通。(拳事三)

五月十九日己未 西六月十五日

四兒忽來。傳聞六飛有西幸之說。擬即日奉旨出京。余雖定。聞此亦覺不安。(恆氏日記)

教匪訛傳洋兵將至。市肆皆閉門。(同上)

燒宣武門火教堂。蓋康黨煽動建也。(西事記)

午前被燒胡同一教堂又火。洋兵馬隊自餘人駐宣武門。擊斃拳民十餘人。並有途人被斃者。洋兵終日巡哨。至夜不息。

拳民亦不敢再至。可見邪術幽避火氣之說。全不足信。皆端邸剛啓崇徐諸公釀成。其罪可擗髮數哉。奴子輩尙百方回護之。云神未降。或云洋人皆脫帽屈膝之。所以術不索獲繫。其心如鐵石。不可轉也。浩劫將臨。非可挽救。日暮聞鐘延自南來。由京至津道路尚平安。明日即與柯庭理全家南下。即命南僕備車送室人及子沂附其伴同歸。(恆氏日記)

論：「昨因拳匪滋擾京城。曾諭令步軍統領衙門。嚴拿首要認真搜巡。前京擬造言生事喧嘩惑衆之犯。乘交刑部正法。乃昨日夜間城內各處焚燒如舊。且有奸宄從中煽惑。竟敢明目張膽。沿途騷殺。持械尋仇。致有殺害情事。官兵任其猖獗。城門由其出入。人心一夕數驚。居民不得安業。釁釁之下。擾攘至此。若再不嚴行懲辦。爲禍不堪設想。其城內設立增備。應盡行拆去。各城門出入。尤宜加意慎重。凡城以外。著五城御史一體認真查辦……」(實錄四六四)

拳匪擾五城。坊市流血。詔步軍統領衙門神機處神營武衛中軍會同大臣巡察衛。分駐九門監守。〔清史稿德宗紀〕
早九點鐘。砲台內城根天主堂。並西城根奉教聖姓家房屋。法國洋兵開槍打死驢馬。看熱鬧之人及行路官員車。傷者甚衆。〔石叻志〕

京交民巷前街東城根南河橋中河橋台基廣東長安街王府井大街皆不准中國軍民人等往來。有洋兵看守。東城往南門者。只有北河河橋北半橋可以東西往來行人。南半橋有英兵持槍站立。其勢凶。是日四點鐘余由總署回家經此路過。至晚無事。夜內槍聲四起。比館開放炸炮。二拳匪不識。皆殺紅燈照。人人往燈下迎接。被炮子落下。一炸死六七十人。大早該匪皆逃走。剩下受傷二三人。內有三條胡同擄衛兵一名。水屋隔窗戶亦被擊斃一人。因拳匪百餘人喊殺。由北往南。手持香火。喊聲震天而起而來。容比館開槍後。該拳匪四散。往北死命而逃。〔同上〕

本日又奉上諭。學辦拳匪。並派神機營虎神營武衛中軍會同梭巡。遇有持械殺人之犯。務交步軍統領。即行正法。並派西人稽察。九人稽察九門。九門以外齊成五城。總派王公西人稽察。不力者參辦。〔同上〕

東西長安地安東燕西燕之門皆閉而不開。至次日開一門縫。盤查詰問。實有差者放行。此四門外。兵營槍立如林。馬上並刀出鞘。前門順治崇文三門亦皆如之。實可笑者。拳匪進

城。各准撥打信息。賊老團來了往何處去。官廳官弁皆帶拳匪遊街而焚燒之。此不知何人主見。昏愴至此。可謂之官官賭弄矣。〔同上〕

賊湖上封事。謂朝廷受洋人欺侮。送命四十餘人。今拳民肯爲國家報仇雪恥。不宜摧抑之。以長敵愾。〔西事記首〕

是日上午焚宣武門內天主堂。盡一日夜之力。並附近民住屋。同歸於燼。焚殺男婦老幼無算。〔拳記上〕

拳匪自半月以來。揚言以是日攻北堂。晚有僧道二人。導拳匪千餘人西安門。攻西什庫教堂。未克。〔拳記上。拳記十〕

是晚拳匪進攻使館。〔西事記二〕
諭旨李鴻章袁世凱迅速來京。〔拳記十〕

天津三岔河教堂被焚。〔津事上〕

五月二十日庚申 西六月十六日

拳民縱火焚大柵欄老德記。蔓延四方。觀音寺街。煤市街。

珠寶市。廟房頭二三條。西河沿(東半截)。東西月廊。東西

荷包巷。打醬廠。鮮魚口。俱付一炬。上及正陽門樓。自己至亥未息。前門盡閉。宣武門僅留半扇。〔同上〕

未刻忽奉諭旨。著王公貝勒大學士六部九卿伺候召見。倉猝乘車。由宣武門入西長安門至西苑。皇太后皇上召見於儀鸞

殿。入對者約四十人。分級排跪。先叩頭謝賀。太后問。

京城擾亂。爾等有何見識。各隨所見。從速奏來。群臣紛紛

根無氣力而倒。過身而污。各使館聞聲勢太凶。要登城。而
看城墻緊賊兵攔阻不住。皆棄槍而逃者三十餘員名。洋槍
皆被洋兵拾起放之。在城上觀望。後皆帶槍歸館。此旗兵失
檢。隔次日按軍令正法於德勝門。(石溝志)

又聞午後召見各使館大臣。後未聞有何主見。
有何主意。作無辦法。此京都一大變也。(同上)

前門外大柵欄火。逾城而東之數家勢甚昇樓。廷及禮部之主
客門。幸是時尙未攻使館。故西兵以洋藥救熄。(筆記上)

焚大柵欄老德記藥房。始被搶掠。擡藥水瓶以爲洋酒也。開
而飲之。始知誤。傾煤油焚之。火光熊熊。不可辨避。猶發
洩以助其焰。語人曰。毋驚慌遷移。只焚此二毛子一家也。

仙解所累。衆信之無移徙者。少焉。火延及隣。衆跪求老師
施法阻火。匪曰有人藏藥水破吾法。可恨可恨。吾無能爲力
矣。悻悻然呼哨而逝。衆知火不可止。始行遷徙。已無
及矣。所焚者。大柵欄。珠寶市。糧食店。煤市街。煤市橋

觀音寺。楊梅竹斜街。廊房頭密胡同。二座胡同。西河沿。
延及前門外層城樓。東西荷包巷。前門橋西及大街西一帶。

西千餘家同歸於盡。次日焚西單牌樓對面。又延燒千餘
家。東城一洋貨舖被匪縱火。又延燒四千餘家。又檢琉璃廠
豐泰照像館。存洋酒無數。拳匪踴於前之飲藥水也。擊洋酒
而碎之。酒香流溢。芳冽醉人。謂拍響者須人嗜。縛之
鞭之。反又擊之。必將賊匪人嗜之處指出。始能釋放。後不

知如何歸結。大約一罰足以了之。初勸人獻煤油助養洋燭。
餘皆令傾業不准臨用。不許存儲。一時溝渠皆滿。油氣滿
人。連日焚香贊佛。五城內外。火光通天。如雲如霧。深夜
街行。汗下如雨。皆香燭人氣也。(拳略)

德勝門城根馬道送茶食餉子。以馬爲數民也。店主入跡而
免。民借其火不出界之說。全未搬移。忽大風起。火勢趨西
南。於是西河沿廊房頭條二條胡同大柵欄觀音寺等處。凡都
門齊整斷索。鋪戶居民千餘家。悉付灰燼。復返風而北。燒
正陽門城樓。火光燄天。燭燄三殿。朝廷不敢問。(西事
記首)

前門外無一車。拳匪勸民教香跪于通衢。人須何便度。匪
一見之。卽令跪伏。人之有專無事。所不問也。街無車馬。
各官入署。雖京堂亦徒步提帽進衙辦事。前門閉。由拳匪守
之。崇文門閉。初由拳匪守。後經洋兵逐盡。是門反爲洋兵
所轄。由是東單牌樓以南。皆爲洋人屬地矣。東單牌樓歸府
胡同立有拳壇。拳匪數十人。日習刀矛。擾害民居。一日來
洋兵十餘人。排槍擊之。死大半。餘匪逃去。洋兵毀壇而
回。又攻打西什庫教堂。施放大炮。初猶來攻。繼則連立城
殺。後乃降之官兵。拳匪只搜查仔細。捉拿直隸。焚殺掠掠
而已。初攻東交民巷使館。踴躍爭先。連日斃匪千餘人。始
怯退不前。後并守護前門之事。亦讓之官兵。以其與使館近
也。拳匪乃代守九門。夫槍炮蓋遠。備辦歌唱。飽食無事。

避中國言隨避炮。今始借之。避者。避而避之也。(拳略)
論：「因拳民仇殺教民。召世鐸……等。歷陳愚民無知。姑
開一面之網。即著其成剛殺並編輯一而親自開導。勒令解
散。該拳雖外以勇爲名。實難備折衝禦侮之資。朝廷業已
有其前愆。以觀後效。究竟該拳之化劣爲良。有無把握。此
等須細加體察。謀定後動。萬不可孟浪從事。」(實錄四六
四)

聯軍軍艦各統帶偕同譯人往見大沽口炮臺守將羅軍門榮光。
請於是晚戌刻將炮臺讓與各國屯兵。如至十二時不讓。即常
開炮轟擊云云。軍門答以此事未便作主。須稟請北洋大臣。
再爲率復。各統帶乃仍退回。屆時炮聲忽起。無異雷雷震
空。滿江煙霧迷漫對面幾不相見。故兩面誰先開炮。均無從
察其實。(西事記實)

五月二十一日辛未 西六月十七日

徐景張南志先亦望谷而去。使館仍乘焚。洋兵上城巡視。御
河橋一帶皆據洋人紮住。擱載行人。出來者皆須質銀。搜索
而行。城外大壘之後。市面蕭然。(傅氏日記)

未刻。復率官入署。申刻。召對於儀鳳殿。上先詰問尙書徐
用儀。徐色甚厲。太后宣諭。頃得洋人願會。凡四條。一、
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一、盡收天下錢糧。一、盡掌
天下兵權。其一未詳。(原注。嗣問保請太后歸政。後聞此四
條願會。軍機總理北洋皆未見。詢之洋使。亦堅執並無其事。

竟不知從何而來。)復論云。現在是佛蘭西。若如此將天下
拱手讓去。我死無面目見列聖。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
送。至巨匪之悲憤。大半皆決戰。端郡王侍郎博良言之尤
力。太后復高聲論云。你們諸大臣均聽見了。我錫的是江山
社稷。方與洋人開仗。萬一開仗之後。江山社稷仍不保。爾
等今日均在此。要知我的苦心。不要說是我一人沒的天下。
爾等咸叩首言。臣等均同心報國。先面派徐用儀立山聯元往
使館。諭以利害。若必欲開戰。可即下旗歸國。三臣先出。
復論榮祿布告軍事。羣臣始退。在京中思主憂臣辱。主辱臣
死。今日使君父受此侮辱。不覺憤悶淚下。馳至宣武門。城
已閉。與守尉說明。啓城一線而出。歸寓。友人來問消息者
甚多。咸感然憂懼。(傅氏日記。庚信錄五。崇錄九)

電報局被焚。(同上)

聞天津聚者說。鐵路補修至楊村進北。不知是中國補修亦
不知俄兵隨修隨進。通州地面實擊辦義和拳匪。或可有轉
機。也未可定。京門以外各奉教之民聚集成羣。劫劫行人
錢物性命皆不留。一放回或有主顧者可逃一生之路。是漏網
之餘。城內洋兵圍一小營。必開槍。夜間見一小營。或一怪
聲。亦必開槍。諸營住戶門前有抹白藥者。又有傳得死者。
又有敲門前釘釘者。又有井中下藥者。種種不一。有說是
天主教唆使。有說是義和拳破天主教之法。前日有上諭。將
逆首張之洞李鴻章正法。義和拳見此等人即殺。亦未知難難

納非。可憐比一亂。米穀物件。皆漲價錢。無一不費。余自十九下午四點三十分由總署起身回家。二十。二十一。二十二。連此三日未進署。不知中外信息如何。京城地面。勢均滿此大變。亦料想之不及也。官府無人。弄成成患。至其及矣。(石濤志)

派李端遇王德榮爲京師訓練大臣。(拳事一)

案西事記作二十二日誤

論榮祿派武衛中軍保護使館。(拳事一)

論各省督撫派兵馳赴京師。(西巡記一)

大津拳匪與官兵合攻租界。洋兵敗。武備學堂被焚(拳事上

西巡記三)

最六點鐘大沽口炮臺陷落。(西事記百)

五月二十二日壬戌 西六月十八日

午後大雨滂沱。好雨知時。人心大慰。(惲氏日記)

酉刻接知會。復奉旨入見。城門早閉。不得入。終夜勞瘁。

(同上)

大雨。土督深逃。擄羊之民。可歸歸歐。天心或者悔禍乎。

(庚氏日記)

諭：「昨因拳匪滋事。延燒城外鐘房。以致寶銀無從周轉。行市無定。每有匪徒乘機搶劫錢店。露商號紛紛改業。必致官民交困。人心感覺惶惑。即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出示曉諭各錢商。酌中定價。務使銀錢票存一律流通。」

(寶錄四六四)

三點鐘有風雨。可以有雨。至下午四點二十分。彤雲密布。得值甘霖。有此上天一助。謠言可息。不然。前幾日雖正法者。謠言尚未息。你說東我說西。聞者難辨是非。或有謠言。謠言實有其事。此亦天意。大數至矣。弄人之能測也。可巧有同事者草鏡翁因十七日由總署回府。一絡亂道。踏小嚇着。至今未忘。來託值班。余將要進署代班。雨亦至矣。然余之雨具一時不能有。亦無可如何。好在有馬采翁在署。不至大礙。實出自不得已。然此亦變局之一變也。雨至夜一點十三分有止之之意。(石濤志)

順治門內城根殺一和尚。至是日往觀驗。細辨即東便門老壽廟住在花兒市東薰門隆福寺一寶藥者。常以刀試砍不怕。以鐵錘錘之。劈上有一吧痕者。即此被殺之和尚也。風聞洋人用五十金所僱拳匪之境。拳匪皆無能爲矣。後請大師兄一鑑。居然不動。後大師兄作法命咒焚香。又一鑑。嗚呼哀哉矣。素匪上前各人一刀。罵聲碎矣。因頭臉不知何處。一見血即破。此亦邪術之一端也。和尚是方外人。不習正法。死於非命。儼戒哉。宜也不宜。奇想天開。變化無窮。神鬼莫測。分毫不爽。此匪通州一舉。全散入京城。大約幾萬。合京門外直至省山東河南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有幾十萬。此亦聞聲。大約總之爲數不少。不堪設想。非按劍重門張香陣之法。痛勸一二股不可。股解後難保不復聚。誠是言也。(阿

上)

冀親奏局勢危迫。函請補救之。以弭將來巨患。大意請任榮謀以剿辦拳匪之責。(拳變記四)

市中店舖已閉。端王諭各店復開。罕有從者。(拳變記十一)

五月二十三日癸亥 西六月十九日

房山蘇氏昆仲放車來城。接大兄及余家屬。大嫂率元成隨劉先去。效文眷口亦同行。余往送效文。遇廣西考官李楠。所談多悖謬不入耳之言。余急避去。訪劉子壽前輩。探昨日召見情事。亦不得真消息。(樞氏日記)

未刻。復奉旨入見。急馳入城。申刻。召對於儀鸞殿。太后力決戰議。諸臣有慮拳民法術難恃者。太后諭。法術難盡恃。人心自有可憑。此時若再失了民心。真不能立國了。即傳諭限各國使臣二十四點鐘內起身出京。又面派載瀾等。加意擇衝宮牆。不必下班。即賞內膳房飯食。載瀾等謝恩。諸臣皆退。因為時尚早。在六項公所與諸臣談論。良久乃出。到寓。述綬金在此。詞氣激昂。壯心勃發。(同上)

案崇陵傳信錄亦載是日御前會議事。並謂德宗持許景澄手而泣。可與日記互證。惟拳變記謂係二十二日事。誤。接知會。傳明日辰刻入見。(同上)

開辦。正擬進城。適金儀自津還云。南下者至蘇村知天津已開仗。不能前進。在通州住一宵。仍折回京。子折帖經已在寓矣。即告居停多急歸。驛子折口述云。途中匪民絡繹不

絕。或數十人爲一隊。或百餘人爲一隊。鐵路洋人。時時爲其攻擊。無從奮歸。又云。南下車夫紛紛無歸。余兩車極劇良。然相形之下。亦不能不破格。先後所費已逾五十金矣。

(葉氏日記)

命許景澄那桐往告各國公使。適出京。自庚申至於是日。與太后議召王大臣等入見。詰乘論。載瀾持戰甚堅。載漪載瀾欲調徐桐崇綺等秀則良徐承煜更相附和。榮祿依違其間。獨許景澄實親冒匪宜勸。紳不可開。殺便臣律公法。辭殊切直。故有是命。(清史稿本紀)

余進署值班。恐外城難行。進西長安門。門外神機營兵懸字隊入旗兵滿列。天安門東關門皆槍箭和林。東華門外二人抽洋槍立二百餘枝。東安門內大橋上洋砲六尊。南北兩路洋槍隊棚數百架。每棚房門列洋槍拾數枝。門內外甘肅馬步隊往來不絕。馬隊南北馳驅。皆精壯之兵。(石渠志)

至署接班後。值日收掌官皆回家。不肯在署。惟總辦亦不肯在署住宿。平常皆睡在署住宿。余亦無可如何。均換。至科房持印。齊光收掌。記之亦爲一笑耳。(同上)

是夜槍聲四起。先因天津各國有佔據砲台。直隸總督來信。本署收此信進呈後。出一交片。限二十四點鐘各國使臣及營員出京。由本署行各公使照會後。夜間總使來照會。以時刻太迫。不能辦行裝。一夜睡夢而來。各使均來一照會。均此一。一夜未定。至四點鐘總辦看人少。彼此兵亂。每人增給

銀五十兩。(同上)

案總署送各使館照會事並見西巡記二。各使館復照會事並見庚國記五〇。

天津匪首曹福田縱火焚車站。(津事上)

設：「現在京師糧價昂貴，錢店紛紛關閉，商民交困。亟應設法維持。著戶部將京城旗綠各營兵丁。六七兩箇月應領錢糧。一件預先放給。並先發給三箇月兵米。用示體恤。而資周轉。至現錢短少。市面未能流通。並著戶工兩局趕緊加卯設法。分別搭放。」(實錄四六四。卷論十一)

設：「昨因銀錢舖房被焚。以致寶銀無從周轉。錢店紛紛歇業。現聞恒和等銀號亦閉門。該號等開設有年。素稱信實。官民與之交往者甚多。一經關閉。貽累殊非淺鮮。著步軍統領衙門傳集四恆等號商人。速籌照常開設。如因累存過多。慮及銀錢短絀。一時應付不及。並著該衙門示諭市面。所有存號零星銀錢。先行陸續開放。數目過短累存。一俟舖房復業。周轉從容。該號等自能隨時應付。」(同上)

拳匪攻內什庫教堂。請為各教堂議事之所。(西事記首)

天津炮臺失守。急奏至。太后召寶福祥入獨對。發旨如何。無從知也。畫出。悉召內監人。授以洋槍一。嚴守西苑門。(同上)

軍機處禮親王王中堂趙爾巽尚書。以杜門緊嚴。不能具稿。章京王彥威張弼余上堂白事。謂各軍機政。賊氛漸退。現在

俄人既與我訂密約。或派大臣與俄使講說。請其從中排解。第令聯軍不入京城。一面使合肥議和。或可轉禍。禮王曰俄界甚奢。即界以東三省皆恐不能滿其欲。奈何。王中堂曰。此事尚復何言。當從兩宮出走耳。京師萬不能守也。(同上)

直督裕祿奏參民與洋兵戰。連獲大勝。燬敵船數隻。(同上)

五月二十四日甲子 西六月二十日

那刻。至西苑門外報到。段刻有旨喚全起。俱集瀛秀門外。適使臣復來願會。請慶端二王往談。隨召二王及樞臣入見。二王先下。獲使臣有話但持函來。二王不能前往。又候半時樞臣下。太監傳旨撤全起。諸臣皆退。午正睡高。友人戚集。余謂使臣有意乞和。乃因身困虎口。爲此緩兵之計耳。聖上既決戰。必當堅持定見。不可稍鬆前勁。隨其術中。傍晚。徐仲文丈陳梅生同年來談。仲文信服拳民甚至。所論足發人志氣。(惲氏日記)

聞楊村落堡均獲勝仗。獲夷甚多。(同上)

致佩勳。還將述子嘉之官云。戰局已成。生靈禍亟。一人一家不足惜。如廟社生靈何。謀國者之肉其足食乎。(葉氏日記)

德國使臣克林德被殺。(東華錄一六〇)

德使克林德入總署衙門。欲渡河於路。令所部虎神營殺之。虎神營者。虎食羊而神治鬼。所以詛之也。(庚變李記)

案西巡記三際此事於十七日誤。

錄：『近日京城內外拳匪仇教。與洋人爲敵。教堂教民。連日焚殺。蔓延太甚。勦撫兩難。洋兵聚集津沽。中外輿論已開。將來如何收束。殊難逆料。各省督撫。均受國厚恩。誰同休戚。時局至此。當無不竭力圖報者。應各就本省情形。通盤籌劃。於選將練兵籌餉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濟京師。不使朝廷受困。事事均求實際。沿江各省。彼族覬覦已久。尤屬緊要。若再遲疑觀望。坐誤事機。必至國勢日蹙。大局何堪設想。是在各省督撫互相勸勉。聯絡一氣。共挽危局。』(實錄四六四)

未到九點鐘。德國克林德乘轎偕同翻譯來德署會晤。行至東單牌樓大街。不知誰先開槍。神機各兵均開始轟擊。將該使同翻譯均皆擊斃。各國均以不能出京。不及辦行裝爲憾。並美英俄各國皆有要車輛入驛轎並請各堂衙行保護等文信。皆節馬差送西苑門總辦。照會復日寫便。當四封復英俄美德。至下午四五點鐘。德署使來信云。使臣被擊斃命。翻譯受致命傷。業經醫務總堂。俯好棺木。將屍身試驗矣。嗚呼。出使萬里。死於非命。中國兵民實不知大體。而朝廷大臣主此一事。不知其心何后。細想不堪設想矣者後思也。從此槍聲連發。一天未絕。不知是何兵。與何人開槍。亦不得確信。(石叻志)

甘軍在王府大街長安牌樓北與奧使館洋兵開仗。(拳事二) 董福祥軍人忌賊。與水兵違棄其本館。群至法使館。(庚子)

記五九)

凡公使及各國等群往英使館。(同上六〇) 西人被難者安置於英使館。耶穌教華人則安置於順王府。(同上五七)

五月二十五日乙丑 西六月二十一日

房山軍回。知容口安抵縣城。效丈亦自彼來。力勸余擊奪暫避。余義不容去。采澗及平姬不肯舍余而去。遂作請濟凱信。回糧來車。又作函謝房令趙少安。大兄亦留京不行。

(惲氏日記)

午前。與國賊理帝君前默禱。拳民是否仰遵。洋人能否乘而殲。並問京城安危。得籤云。陰裏詳看。舟中敵國笑中刀。邊疆前破潭無事。一種天生惜羽毛。(原注解意云。自家何必操矛戟。但有平生便釋然。所作所爲天地見。除消渾河無極。)嗚然聖意所在。拳民必可成事矣。又用著草如靈儀法占之。得懼之辭云。不恒其德或承之藩貞吝。意謂苟不堅持戰誠。國家便致覆厚也。(同上)

傍晚。知遠近團民均集。與甘軍合攻各使館。城閉。消息不通。(同上)

更難難姓。僅隔一舍。教民也。前日已逃去。今日午後忽聞鉦鳴。急啓戶視之。國民紛集。頃刻火起。西頭一家又火。燒街之災可畏。急命室人轉柯庭室將逃。羣僕惟驚將樓東向叩頭。殿宅一僕稍有識。升屋巔之云。如實備慮此。可以破

驟而出。街民寂然。亦無以杯水救火者。聽其自焚自止。數天之幸。幸未延及。乃餘燼未息。瞥見西單牌樓二道街火又起。即趙姓所設之舖也。延燒二十餘家。此等局面。不獨平生所未親。實亦千古所罕聞。逢天俾怒。何其酷也。(葉氏日記)

論：「現在京城戒嚴。米價日昂。民間購食維艱。苦賴天府五城御史迅速遴選委員。於城內外添設平糶局。以濟民食。所需米石。隨時知照戶部札會撥給。均毋稍延延。」(實錄四六四。西巡記三)

在署。本署無總辦章京。查德行至半路感日未進署。前大吳堂毛增加口分四兩。本署印及來文均交付房代理。印信亦交余收護。(石塘志)

參匪及甘軍攻慶使署。至晚使署東隔中國銀行及銀元局火起。(西巡記二)

諭向各國宣戰。軍機章京連文冲草也。(卷一四。慶信錄九。庚變記難九)

案西巡記一作二十四日

諭：裕祿奏與洋人連日接仗。獲勝。傳旨嘉獎。(奉事一)

是日北城廣隆客店被搶。步軍統領拿獲九名正法。(同上)

五月二十六日內寅 西六月二十二日

東城火起。鎗炮之聲不絕。滿院皆飛炮灰。午後至曠野登阜觀望。東江米巷一帶黑烟蔽天。時聞炮聲。然絕不震動。西

安門外西什庫教堂同時火起。(原注。此教堂之最大而恣橫者。)未刻。探事人出城。知十餘國使館俱付一炬。洋人兵丁男女。聚而燻之。無一生者。義和團發覺而出。(原注。青黃赤白黑五色皆備。俱自燒道而來。有昨午兩日奔至者。洋人於使館下擊物各圖英敢先試。忽有黑團奮勇而入。各使館遂破。)數十年積憤。一旦而平。不禁距離三百。(葉氏日記)

糧房始送來昨日諭旨。恭讀一遍。仰見聖心剛斷。震怒不回。上慰列聖之靈。下孚臣民之憤。謹錄全文。以誌欣幸。(同上)

大劫驟臨。天翻地覆。北人愕然若瘋。南人則不待知者而知其不可為矣。與子沂屬度或由旱道南下。或往海陽依樂介侯。……傾軋寄擊於昌平。距京七十里。雖非桃源。較困守危城。尚寬一著。決計往依之。……兩淫官職上諭見示。小臣讀之。但見王赫斯怒。我武維揚。不致贊一詞也。(葉氏日記)

是日九鐘起各街巷聞槍聲。叫苦喊哭之聲。無異雷震。是為兵匪劫掠之始。(西事記首)

荷使館及英俄道勝銀行被焚。(同上)

使館保護之步軍兵弁。收其器械。(卷一七)

諭派親王載勳協辦大學士剛毅統率義合團。左翼練兵英年右翼練兵載瀾會同辦理。參閱文瑞爲翼長。(卷一七)

英提督西摩爾取西沽。(西巡記三)

日軍據頭條胡同二條胡同及長安街王府井一帶。有勇丁持械堵劫住戶歸戶。清軍甚重。當經榮祿派員緝捕。承獲各營勇丁十一名。阿充勇丁土匪二十三名。均釋就地正法。號令示衆。(紀略上)

旱湖的塵甚大。不知何處。後英股機應進。說約塵是北堂。即西什庫法蘭教堂。官兵用大砲轟擊。是率大內衛隊。外有交民巷改名切洋鷄鳴街。各官兵洋槍隊武衛軍神機營兵均用洋槍擊打各使館洋人。各兵勇將東單牌樓東長安街頭條胡同二條胡同一帶均搶掠一空。兵勇皆手持利刃行劫。是晚回家。同黨議翁走。一路皆見所搶兵勇。手皆利器往來。此時前門內東邊官處。東交民巷。皆一火焚之矣。至元輔家看視。元輔病不能當差。回家後聽說西長安門外至西單牌樓順治門內各教堂。大小皆同時燒淨。旗守衛小教堂亦焚燬之。義怡華街巷均有。(石滄志)

五月二十七日丁卯 西六月二十三日

聞使館尚未蕩平。羣醜俱集。英館負綱抗我。鎗炮之聲。終日不絕。教匪據民房。伺間狙擊。甘軍死者約百人。漢帥大怒。縱火焚之。東江米巷一帶。悉為平地。昨日所見烟焰。皆民居也。(恆氏日記)

駱以莊親王剛中堂提督義和團。(同上)

送學至昌平。辰刻啓行。至德勝門外修車訪購舊同年。探訪

途消息。據衛兵云。沿途有教民搶劫。行人稀少。與子沂再三勸諭。既出矣。壯士行何畏。即驅車前進。未至清河。遇獲經士耿伯齊自延慶州歸。下車略談。云前途安靜。各分道行。五十里至沙河鎮白家店尖。途次遇團民數十人。持刀盤詰。窺人下帷坐車中。團民嗚呼云二毛子。二毛子者。北人稱教民之詞也。即舉帷示之。余亦下車告以吾等係京官良善。出走避兵。將眷屬安頓後。仍回京當差耳。始遇呼奸人好人而去。謠傳昌平城內拳教正在互鬥。不敢遽進。即在店中宿。夜槍聲四起。蟬如恆河沙數。四來呼。以一衣包置地中。倚以假寐。尙備身奇。肌肉凍起。意年避粵艇之難。亦未經此苦。(葉氏日記)

西長安門盤查嚴密。非官員不能入。腰牌帶子均不能走。東西城皆築斷不能行。西什庫尚敢一天。未敢拆毀。拳教曾辦成假聯合總會。各處殺人尋仇。惟西城更多。奉有諭旨。嚴拿搶掠各兵勇。即行正法。見字諭總統榮中堂派員率住兵勇十一人。假冒兵勇二十三人。均就地即刻正法。雖有此辦法。兵勇槍聲如雷。未見稍減。(石滄志)

天津來報。裕祿奏在大沽接仗。兵勇同聯合總會。洋水師提督數人船兩支皆被我擊傷。海口砲台洋人以力襲之。義合總會同我國家官兵。合為一氣。盡士成提督亦會合聯合拳。與洋人交戰。合力將洋人所搶擄大沽口砲台搶回。此時義和拳皆奉諭嘉獎。賞銀十萬兩。米二百石。算國家義民。派大

員四人□□□□統帶。神機營虎神營陸軍練兵各處駐紮。八旗兵丁均共賞五十萬兩。辰前放錢糧兩月。賞錢糧三月。(同前)

兵匪連劫。爲榮祿所知。大爲駭異。急赴各處查打。並往探尙書處酒駕。查點一切。不獨像什物蕩然無存。即牆壁間亦多有損壞之處。(西事記百)

是日東單牌樓頭條胡同二條胡同及長安街王府井一帶官民住宅舖戶被勇搶掠情形甚重。皆知係武衛中軍所爲。(筆記上)是晚台基廠及交民巷東首又起火。一路延長如龍。比利時奧大利荷蘭及意大利四使館均被焚。翰林院及吏禮等部衙署。亦被圍圍焚毀。(西事記百。拳事二。庚子記六九)聯軍入天津。(西巡記二)

翰林院業已被焚。(庚變略)太后意既決。裁撤載勳載瀾剛毅徐桐崇綺啓秀劉舒繼徐承煜又力贊之。遂下詔讓拳匪爲義民。予內帑十萬兩。載瀾即第爲壇。晨夕必拜。太后亦祠之內中。由是燕齊之盜。莫不旋腕並起而言滅夷矣。(庚變記)

五月二十八日戊辰 西六月二十四日

使館仍未破。區區使署。堅守名城。蓋必死之寇。自固困。倍難爲力也。甘肅英騎勇。然無紀律。城根及軍牌樓各巷。皆被搶劫。孫海州相機曾侯兩府。亦劫奪一空。八旗禁旅。稍受鎗傷。則相率退遁。義和團亦避不來攻。惟以殺教

黃蓮爲事。聞及良民。肉體陸陸。日夜不絕。槍子四去。城外及西城行路者。往往遇而猝斃。陳柱生侍郎。至午門驗看月官。出至江米巷口。馬驚車馳。甘軍以鎗擊之。侍郎身受重傷。車夫墮焉。然不敢奏也。杜秋生太史護送太夫人及眷屬出西便門。遇土匪。全家幾遇害。幸免而歸。其夫人身被四傷。血流被體。同行之婦姓亦傷。秋生已提髮反接。以刀擬頸矣。危哉。(懷氏日記)

開大沽口砲台二十三日子時失守。(原注。大沽砲台於二十日晚十一點半開仗。二十一日早七點半即失。)(同上)

四兄弟乘來取款。因楊村道路不通。折回通州。同鄉符屬皆返。因設法籌五十金交去。(同上)

友人傳外間消息。一日數變。心緒爲之不寧。(同上)

凌波登程。二十里至昌平。避南門。先至翻巨前聚寓。其子婦方分娩。獲一雄。嚴夫婦不實爲之前導也。斗室三椽。不能款客。約至對門藥舖小憩。招漢初來共商貨屋。有回民馬姓。幫問之流也。引往相宅數處。最後得藥店同楊宅草舍二椽。室雖陋尚潔淨。主人亦回民。長者號馮漸事耕作。季號久高。案古靈。頗曉事。暇論時局。所見蘇於士大夫。數語即投契。云不必論值。即招匠裝糊整理。煥然一新。原質二金。又酬馬姓一金。皆其所指揮也。亦獲得己。久語云此間亦非樂土。離此二十里入北山。用扒山虎翻山行四十里有村。入慶慶所不到。隘口僅通一騎。若以二三十人守之。可

擊伏莽。散藥油。皆已預備。囚民二三百人。有急即赴之。亦可謂有心人已。轉養生同白到此。無路索衣求食。其色墨。其容如架如笑。頃刻之間。駛往報來。告以吾輩避兵。時有國人之權。如此張暴風。人其疑我矣。且告以生死有天命在。徒懼無益。聞榮相眷屬亦馳姓名北來。昌平木斗大一城。運客紛來。房價騰貴。一土室索直至十餘金。糧米每斗八百文。(蘇氏日記)

東長安門外忽有率教人數十名。持槍突出施放。傷兵勇甚重。兵勇還擊。率教人及洋人受傷死者亦不少。誤傷行路人亦不少。翰林院衙署因與英館鄰近。洋人要避之於署內。並在大堂後設砲數尊。外拳與兵得信。由外開槍砲擊之。登時火起。將該院焚燬。英使費納樂亦來照會言之。請嚴禁兵勇向英館開槍。並翰林院是不得已聽之。亦不知起火之由。其時我兵勇照常施放槍砲。打各使館。東交民巷。即御河橋河沿。東城根。兵部衙。東長安街。東單牌樓大街。王府井。丁字街。東長安門外及前門內棋盤街。均在洋界之內。不能行走。四外兵勇各路聯合拳皆向界內轟擊者轟擊。開槍者開槍。洋人或率教人一出。兵勇四散奔逃。圍此洋界。晝夜槍轟不斷。拳勇晝夜搜查。不容洋人與率教人竄出。余准西長安門進署。該門班者守護不開門。千言萬語。不教准明。是以未能進署。(石濤志)

放火燒翰林院。英使館外面房子被焚。(庚子日記七八八〇)

結獲殺信事遂送天津乞援。(拳事二)

館廩四起。御河橋一帶尤甚。蓋因翰林院後面爲英國使館。各國洋兵皆乘機於此。正攻擊間。忽有教民無數從使館中突出。進人便殺。各兵放鎗逐之。捉獲無算。即置於燈市口縱火燃之。結臭之氣。聞之欲嘔。越數日。翰林院復被焚燬。所有古書典籍。亦皆片片作蝴蝶飛去。(西事紀首)

五月二十九日己巳 西六月二十五日

主供奉來。知翰林院及製藥庫均爲甘軍所焚。使館財仍未動也。聞慈聖有詔教使巨爵國。軍閥不令出。兵備民憤。禍將作矣。刑機暫持榮相令銷。出城巡緝。過余在問。榮相一無主張。文案幾增詳覽皆遺去。名士之可鄙如此。榮相退直。惟倚慈長歡而去。馬提督(玉真)移兵堵海口。(蘇氏日記)

又得四兄信。知己回通。督款尤急。擬與志先叔南葆良諸眷。改由陸路赴海州。(同上)

京師自大火之後。鐘房盡焚。鐵根大緊。各票號相與閉門。不發一欸。(同上)

至紹臣葵初感。葵初居停趙靜河。素封也。所居三楹。窗明几淨。遊地不可多得。佩鶴與州牧裴君有年誼。其同邑黃君欽齋爲署中西席。屬葵初往探都門消息。日晴持其家信來云。東交民巷口縱火開仗。陳桂生侍郎至吏部驗勳。槍彈一僕。桂翁亦幾遭不測。有三選人被殺。皆甘軍所爲也。(蘇

氏日記)

電諭李鴻章等：「此次之變。事機難出。均非意料所及。」

又電諭：「此次義和拳匪之起。數日之間。京城蔓延已遍。

其衆不下十數萬。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處處皆是。同慶與

洋教爲仇。勢不兩立。勦之則即刻觸生肘腋。生靈塗炭。乃

各督撫奏稱。信其邪術以保國。亦不諒朝廷萬不得已之苦衷

矣。」又諭：「神機營虎神營義和團民各賞銀十萬兩。甘軍

武衛軍前曾賞銀四萬兩。著再賞銀六萬兩。」又諭：「沿江

各督撫。各盡其職。」(實錄四六四)

余進西長安門。是官帶衣冠而入。腰牌帽子不能放入。還要

細細盤查。留名片放行。至署見義和拳因拆電杆。留下莊王

諭一張。聽說聯合拳會到署有百人。言此杆是電線不可斷。

拆毀一空。留下此諭。並有土匪數人。幾次到署。言要燒

塔。皆被官人細細開導。而百殺官語。說是國家衙署。不是

洋人所立。拳始散。(石濤志)

是日有總憲何、瑞、舒進署。後文、吳、緒皆進署。後法

股陳亦進署。英使來照會。晚官陸續各使臣出京。其辭可憐

之實也。(同上)

午後接兩廣督李電一件。談陳大局。言聞京城各使館尚未動

手。畫軍門一勇無計。不可輕離。現在各國兵船各海口皆

有。如動京中使館。大局不堪設想。應到各國兵並進。臣覺

身赴難。不足有益於國家。請乾綱獨斷。李鴻章按淚直陳。

請代奏。此電當時鈔錄進呈。後發一照會給各國使臣。要其

切實報明人數眷屬及護兵數目。保羅出京之語。辦稿畫行

矣。其各處兵勇仍照釋放。余行至西長安門進南。親見一

婦誤下是槍子彈中也。婦人用手遮向余問砲子打入是否要

緊。余答以趕緊尋藥治之。傷輕或可無妨。(石濤志)

西交民巷昨與教民對面開槍。誤傷行人。勢如山倒。挑水出

巷。均被槍子誤傷矣。各街道巷口相撲甚近。開放者均洋

槍。施放不斷。此開彼傷。彼放此傷。以此輪轉傷好人無數

矣。至晚。彈雨西南槍聲。連環者二三刻之久。其實不論

何時。連環槍聲。不知何處者再再也。以理想誤傷人者不

知凡幾。此初數也。(同上)

英薩下令停戰。但宮中會議。尙未發出照會。(庚國記九二)

五月三十日庚午 西六月二十六日

城內炮聲如故。自正陽門至崇文門爲甘軍紮住。不容一人出

入。咫尺之地。信息不通。莊王剛相趨向書畫提督。俱駐城

上督戰。禁城之內。更爲戰場。以武衛軍全力破使館而不

得。大勢可知。聞今早又有旨召王公六部九卿。集而未見。

衙門已焚。無從知會。城內外相隔。亦不知所事如何。(俾

氏日記)

日晴有聲塵然。自南來。會同皆震爍。如係地震轟炸都

城。其塔設想。又聞武衛軍大陣圍城。除徐兩相府皆歸入堂

庭聲以去。東單牌樓頭二條胡同官宅被劫者不少。受相命跌

十餘人。前數日菜市口亦有槍聲廣升店之事。舉八人於市始稍定。(葉氏日記)

午間總辦聞有議合等會與今晚明早燒拆總理衙門。瑞軍督憲給瑞王爺慶王爺票云。將本署庫存款項暫存神機營。並擬裁撤。可望免燒。寄款共貳拾五萬兩。定六月初一日未刻放(石濤志)

西什庫砲官阿介臣。因開砲未下砲子。並將兵勇勸進門。洋兵在內開砲。阿砲官外面開砲。衆兵看破。將阿介臣捆縛懸於陣前。(同上)

聞通州實有紅燈照者。七八歲女孩。手持紅燈。能空中走。人在燈下走。(同上)

午未之間。自濟堂來信。風聞外間言又要燒毀總署之言。瑞憲向余說。此事有何法可籌備。大家斟酌。均無高見。後只可稟知慶邸端邸。與莊邸商酌。可否派員前來保護。慶邸端邸見稟。商之於莊邸。派發合拳二百餘人前來保護總署。團長夏常祥。五品外委二人。名汪鴻賓昆齡。令本署備辦二盤。瑞憲見非即此信。向大家言。始各心定。並飭馬差聽差紙匠厨房備素齋香燭席片等物。至戊初。團索果到。約有四百餘人。帶似三員亦到。將大旗懸於牌樓之前。打掃新西所。安置團衆。安壇後。捧表十數次。言此處洋氣太重。並不知駐紮之信。所來者衆。非一團之人。每團調三人。演如此之數。如知駐紮。來正座或莊王府本園。素齋齋館。各人

於各處席地而眠。次早開往西什庫。晚再換團來駐紮保護。

(同上)

諭寶成裕陳規復大沽砲台。又諭各省督撫籌兵餉。各保疆土。(實錄四六三)

英使館四面華士房屋悉被焚。(庚國記)

六月初一日辛未 西六月二十七日

矮屋打頭。勝曲而臥。粗糲果腹。甘之如飴。奴子入市購。傳言昨日炸響。係用大將軍砲攻西什庫。誤傷兵民百餘人。豈僅牆上棘門如兒戲乎。久焉歸云。津沽砲台復爲敵踞。志深矣。可若何。明日擬遣城。久高爲扇得一車。直京錢二十千。留一日給十千。又至州營借民壯二名護行。癸初之力也。聞余子厚寓六合店。團民指爲奉教。又疑爲大學堂。將殺難。力辯而後得免。(葉氏日記)

諭順天府五城平糶賑教民暴戾。(清史稿本記)

團衆調往西什庫開仗。接訂書文一件。余拆閱知是李秉衡、張之洞、俞廉三、劉坤一、李鴻章、于蔭霖等八督撫。係條陳大概。恐道路梗阻。由上海至山海關軍營一路發。一總署。一榮中堂。約兩電有處接到請代奏。言宋軍雖勇。於軍事一人難敵衆國。拳民難索。鎗砲未必能道。京內各使臣未動。大局將來還可設籌。現在天津雖傷洋人無數。而洋人所傷拳民爲數不知凡幾。而失和未有與衆國同時斷絕。既同時開畔。大局不堪設想。現時各海口各國大兵群集。兵船無

數。此時或將使臣保護出京。後來還可以辭對答。不然七八國同時進兵。頭緒較手。請皇上獨斷。不可輕聽一勇之夫而言。並請大兵援津。此電雖出。急刻進呈。昨梁中堂亦接到此電。派文委員持器來津。學生譯出。委員持去。諒早進呈矣。不知大內如何籌備法。誠不可細想也。(石澤志)

太原東夾巷英教堂被焚。(拳禍記三三五)

聯軍據天津海光寺機器廠。(西巡記二)

六月初二日壬申 西六月二十八日

外間消息。傳來不一。有謂大沽砲台已復者。有謂天津緊急者。有謂提督譚自成已懷之心。導洋兵而入者。有謂使館得平者。有謂半月來實未損傷一館者。紛紛莫辨真偽。大抵言之緩急。視乎人之壯饒。其深恨洋人。意氣甚壯者。往往喜談勝仗。其平日倚重彼族。不以國難為然。懼怯久已遺棄者。則必毀譽敵人。幸災樂禍。冀京師之危。以實其向日之說。究之未得確音。徒亂人意。不如靜以聽之。惟目前洋兵不多。尚易為力。他日各國援兵四集。處處受敵。恐不免上勞野汗耳。(原注。現在如能在津沽大挫其鋒。迫令解去。軍威既振。兵氣自揚。再能節節措置得宜。用人得力。亦未見必有防危之勢也。) 效丈謂頃見天津商家來信云大沽砲台已恢復。自塘沽至天津。洋兵無多。實已失勢。然北洋奏報未至。恐未可觀。(惲氏日記)

接傳臣通州信。知四兄慶與同鄉眷口。已改由陸路赴德州。

(同上)

警防。軍車進城。屍體二人。荷戈以從。併於屬者。據於道者。尚不絕。五十里至曹河尖。車下車。備保告余云。六部點名查刑官之覆職職守者。有禮部黃君避兵沙河北路。其紀綱送信過此故知之也。即命御者飽餐速駕。儲保又冒前路學官車。北來之車。皆停輪於此。無敢越雷池一步。因與御者繞商沿途問訊。相機前進。繼而後可。行十餘里。至馬店飲驛於井間。汲水者云。官兵已將驛開拔。即搖鞭逕由德勝門進。至則未見一兵。先訪驛書同年未值。即入城繞西溝沿驛廡。得鳳石一函。東交民巷已毀其半。西什庫未下。翰詹兩署皆為戰場。六部官吏在西苑朝房辦事。(葉氏日記)

接有直隸布政使廷杰轉陝西巡撫魏光燾電。土匪宜辦。拳勇不可不剿。兩電。湖南巡撫電亦同前事。然不可兩計均從。輕聽無謀之語。或撫黎民。或剿撫并行。或設法和。於外國不如河一兵敵七八國之多。(案原文如此疑有誤。)失和亦不能各國同時失和。大局實堪棘手。湖南派錫良帶五營入衛。

(石澤志)

晚間有街兵傳信言東交民巷砲紅旗。家家燻頭燒香。如此一言。同寅諸人。均往護合壇禱香。想東交民巷是一律肅清矣。國家大事。有此一變。不知後來大局如何。論護合筆實為神意。衆志成城。大家一志。吃素喝白粥水。不謂為一錢不礙百姓。不沽名氣。拳衆皆打仗為事。出自心中願意。不